

社会主义经济统计 问题研究

上册

经济学周报社编

社会主义经济统计 问题研究

上 册

经济学周报社编

目 录

上 册

学习列宁关于社会经济统计的基本理论·····	马宝贵 (1)
社会经济统计学研究对象的探讨·····	黄 惠 (53)
统计的职能与国家计划管理的关系·····	黄 海 (72)
论统计监督·····	杨坚白 (97)
统计与调查研究·····	吴鼎成 (104)
有关农产量抽样调查问题的研究·····	龚鉴尧 (123)
职工家计调查之我见·····	乔 迁 (165)
从商业部门来谈统计、会计、业务三种核算的 分工结合的关系·····	吴 慧 (189)
对用“标准差系数”表示完成计划均匀性问题 的商榷·····	黄 惠 (242)
谈国民经济年平均发展速度的计算·····	王健真 (269)
市场统计预测·····	黄 惠 (288)
统计方法在市场预测的应用·····	杨锡之 (321)
经济分析与数学模型的应用 ——北京市粮食、蔬菜生产、供应、消费的统 计分析和趋势预测·····	吴寒光 (352)
运用抽样调查预测耐用消费品需求量 方法的探讨·····	王健真、叶长林 (370)
论国民经济部门分类体系·····	尹大任 (381)
国民收入统计问题·····	谭秋实 (397)

学习列宁关于社会经济统计的基本理论

马 宝 贵

伟大的导师列宁，作为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其革命实践活动中，在他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为俄国工人、国际工人运动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中，都是以“精确研究有关事实”为依据的。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以事实，而不是以可能性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确切的、有凭有据的事实做为自己政策的前提”。^①因此，他十分重视被他称为“社会认识最有力武器之一的社会经济统计”。

列宁在自己的许多著作里，极其广泛地利用和研究了统计资料。十月革命前，在还没有条件广泛开展无产阶级自己的统计的情况下，列宁花费了非凡的精力，精细地剖析、批判地研究了大量欧、美各国，特别是俄国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在他对资产阶级统计进行深刻地批判当中，在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这些统计资料的过程中，系统地阐明了包括社会经济统计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方法等马列主义统计的基本理论，为根本区别于资产阶级统计的无产阶级统计理论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在十月革命后，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充分发挥社会经济统计的作用，又全面地论证了建立苏维埃国家统计的巨大意义及其基本任务，并亲自领导了苏维埃统计的建设事业，为社会主义统计指明了方向，从而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的统计理论。

^① 《给恩·德·基克纳泽》，《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0页。

列宁关于社会经济统计基本理论的系统的阐述，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发展，我们统计理论工作者，必须深入地学习和研究列宁的有关著作，力求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它，掌握它，才能使统计理论有个坚实的科学基础，使实际统计工作有个正确的指导思想。

我们新中国的统计，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继承长期革命斗争中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传统，并大力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统计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统计理论也相应的有所发展。然而，从统计理论工作的现状来看，不能不承认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其中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无论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经济统计的基本理论，还是对欧、美资产阶级的统计理论，都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这就使我们的统计理论的根基十分薄弱，每当实际工作由于错误路线的干扰而受到影响，甚或遭到严重的破坏时，理论界就表现出软弱无力，甚至有的随波逐流。今天，为适应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有必要大力加强理论研究，特别是对经典作家关于统计理论方面的研究，以便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总结我国三十年来统计建设的经验，批判地吸收外国统计的有用方法，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统计有个新的发展。

本文打算探讨一下列宁关于社会经济统计基本理论的几个问题，并结合谈一下对当前统计学界争论的问题的一些看法。

一、社会经济统计是认识社会的有力武器

社会经济统计是“社会认识的最有力武器之一”，是列宁关于统计的一句名言，经常被统计学者和统计工作者所引用，以说明统计科学的性质和作用。然而，究竟怎样理解它，它是

什么性质的社会认识工具？运用它要在认识社会中达到什么具体目的？用什么方法来达到其认识社会的目的呢？在这些问题上又往往出现许多完全不同的看法，各自做出不同的解释。我们认为，仅仅从经典作家的一个高度概括的论断出发，就想推论出对统计学的全面的、具体的完整概念来，是不可能的，这种方法也是错误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从他有关著作中学习、领会其全部思想，从而才能深刻地把握住这一论断的实质。

根据我学习的体会，列宁在《统计学和社会学》一文的第一部分“民族运动的历史情况”的引论中所阐明的思想，对于了解列宁关于社会经济统计的基本理论，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所以，下面我们先将其主要段落引用出来，然后再结合其它著作中的论述，来探讨一下列宁关于社会经济统计的一些基本观点。

列宁在该文中写道：“……为了真正弄清楚常常被人故意混淆起来的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事实却正是十分必要的。那么，怎样搜集事实呢？怎样确定事实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性呢？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会有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由此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应该设法根据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来和一切今天被某些国家所恣意滥用的‘一般的’或‘大致的’论断比拟。要这个基础成为

真正的基础，就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否则就必然会发生怀疑，怀疑那些事实是随便挑选出来的，怀疑可能是为了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而以‘主观’臆造的东西来代替全部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这种怀疑是完全合理的。……

“根据这些理由，我们决定由统计着手，……。”^①

列宁在这里所谈的，很明显，是为研究“民族运动的历史情况”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而“决定由统计着手”的。这从其“第一章略谈统计”的内容及其与第二——五章的关系中，也可看出“由统计着手”（略谈统计）是为确定“确凿的事实”根据的。所以，我才把这一段论述作为重要依据来领会列宁关于社会经济统计的基本思想的。在下面结合其它论述的分析中，我们会进一步探明列宁思想的以下几个基本点：

第一，列宁对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是针对社会现象的，是为了确定社会现象的“确凿的事实”。我们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是以“精确研究有关事实”为依据的，一切理论研究和政策、策略的制定，都“应该设法根据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根据这个理由，列宁“决定由统计着手”。他在《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一文中，还特别指出：“……有些问题，而且是涉及到现代国家的经济制度的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过去是根据一般的估计和大致的材料加以解决的，现在如果不根据按某一个一定的纲要收集并经统计专家综合的关于某一国家全国情况的浩繁材料，就无法加以比较认真的研究。”^②这说明，对于以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经济机体，对于各种因素十分复杂且不断变化的社会

① 《统计学与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3卷279—280页

② 《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列宁全集》第16卷420页

经济情况和过程，特别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广泛发展，国内市场的形成，社会经济已成为有机联系的整体，要求有一种工具来搜集和掌握它的确凿的事实，以建立一个认识其发展规律的“可靠的基础”。社会经济统计，就是适应这种客观的要求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认识工具。以确凿的事实建立“真正的基础”，是马列主义与那种滥用一般的估计和大致的材料，以主观臆造的东西来为卑鄙的勾当作辩护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相区别的根本点之一。

第二，指出以“确凿的事实”来建立这个“真正的基础”，就是要“确定事实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性，”弄清“全部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列宁还教导我们、“统计应当说明由全面分析所确定的社会经济关系，而不应当变成自我目的”^①“统计工作不是把数字随便填到几个格格里去，而应当用数字来说明所研究的现象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充分呈现出来或正在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的经济类型”。^②据我的理解，这里所指的确定和说明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及现象的经济类型和社会经济关系，是同一个含义，都是说，社会经济统计应该达到认识社会经济现象和过程的内在联系、内在矛盾和内在规律性的目的。统计所确定的事实，“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在联系了”的。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说，也就是要求统计努力做到由感性认识阶段跃进到理性认识阶段。

这一点十分重要，它把马列主义统计学和迄今一切资产阶级统计学区别开来。资产阶级由于其阶级的和认识上的局限

①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461页

② 《莫斯科省的工作日与工作年》，《列宁全集》第18卷254页

性，他们总是把社会现象看做是杂乱无章的许多偶然现象的堆积，不承认、且也不可能认识到，社会现象也象自然现象一样，有其客观的内在规律。列宁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时，深刻地指出、“他们往往把个别细小的事实和数字同政治经济关系的总的联系割裂开来加以研究”^①总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根本原因也就在此。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及其继承者，才为认识社会的本质及其规律性打开了大门，提供了不断认识社会发展的钥匙。从而也使社会经济统计学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使它真正成为社会认识的有力武器。

第三，关于“怎样搜集事实”和“怎样确定事实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性”的问题，列宁的回答是、“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只有“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必须毫无例外的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还曾指出、“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性质，……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各交战国的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不应当引用一些例子和个别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一定要引用关于交战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②。在《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第一编）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以下简称《新材料》）中也讲到：“在现代农业经济这个各种倾向错综复杂、形形色色、互

① 《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列宁全集》第22卷4—5页

②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732—733页

相矛盾的领域里，随时都可以找到一些实际例子来证实相反的观点。这里首先需要的，而且比任何地方都更需要的，是把农业的整个发展过程描绘出来，对所有倾向加以估计，并且确定这些倾向的合力，这些倾向的总和和结果”。^① 这两大阶段所阐明的思想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由于社会生活现象这个客观对象的极其复杂而又相互联系的特点，统计为要确定“全部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就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对所有倾向加以估计并确定这些倾向的合力，从事实联系中掌握事物发展的全貌及其整个过程。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任何事物都处在一定的客观联系之中，社会发展过程的决定因素，是人们为了维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无不处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都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各个环节，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也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认识事物总是要从事物的多种多样的联系中去研究事物。要了解某一社会经济情况和问题，就必须对其各科联系（亦即矛盾关系）加以具体分析，这就是统计学方法论的依据。

把这几条综合起来看，列宁为社会经济统计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思想，即：它是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提出认识它的客观要求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研究对象就是具体社会经济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即其规律性；其方法是在社会经济有机联系中掌握与所研究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这样也可以说，列宁所论述的作为社会认识有力武器的社会经济

①《新材料》《列宁全集》第22卷61—62页

统计，是针对一定社会范围的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和过程，并把它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来调查和研究其发展变化规律在具体地点、时间条件下的具体表现，以建立一个真正的、可靠的研究社会经济规律的“确凿的事实”基础。

这一完整的思想，无疑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统计学的科学基础。然而，在我们的许多统计学教材和著作中，非但没有深入地去探讨列宁关于社会经济统计的基本理论，并依此建立自己的科学体系；相反，却以被称为马列主义统计学的苏联五四年统计科学讨论会的决议和总结中给统计学下的定义为依据，来建立统计学的理论体系。因此，我们就不得不首先从总的方面研讨一下，苏联五四年会议所给统计学的定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于列宁的基本观点？从而探明我们现有统计教材理论体系上所存在的问题，因为这个“定义”正是它们理论观点的总根源。

苏联五四年“统计学科学会议决议”中是这样写的：“统计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它在质与量的密切联系中研究大量社会现象的数量方面，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在具体地点和时间条件下的数量表现。”奥斯特洛维季扬诺夫“关于统计学的讨论总结”中说，“研究……，从而就构成如列宁所说的‘根据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而政治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都拿这个基础作为依据”。看来，他们是紧紧以列宁的观点（正是我们引用的《统计学和社会学》中的观点）为依据的。然而，

第一、他们没有讲清楚，为什么只研究“数量方面”和“数量表现”？为什么这就构成了列宁所说的根据“确凿的事实”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难道“确凿的事实”就只是“数量方面”吗，这个“可靠的基础”就是一些数据吗？一切粗懂唯物

辩证法的人都会知道，事实总是指一定事物的现状及其发展变化情况而言的，它总是既有质的方面也有量的方面的。把“数量方面”与“确凿的事实”等同起来，是毫无道理的。难怪他们根本不提列宁所说的“确定事实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性”，“全部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不属于“数量方面”。至于有的人又给“定义”加了一个“数量关系”，或者把它改为研究规模、水平、普遍程度、结构、速度、比例关系等，恐怕也并未增添什么新东西。这里还应该提到，我们有的同志并没有把“数量方面”与“确凿的事实”等同起来，而且是把它们严格地加以区别，说确定“确凿的事实”不是统计的任务，统计只能确定其“数量方面”，列宁所说“由统计着手”也就是这个意思。可是，从列宁所写的上下文来看，他说“根据这些理由，我们决定由统计着手”，是指研究“民族运动的历史情况”而言的，引论中所谈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正是要引出在其“第一章略谈统计”中提供而后研究的事实依据的。从列宁的整个思想看，确定“确凿的事实”，正是指统计而说的，至少统计学是建立这一“基础”的“最有力武器之一”。

第二、苏联的“决议”和解释中还指出：“它在质与量的密切联系中研究……”“在当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社会生产方式中寻找社会现象的规模和数量关系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还说“统计科学用一系列的范畴、指标和专门的方法阐明它所研究对象的客观本质和特征”。看来，他们并不是“计量而不较质”的，可是他们没有进一步说明，在统计研究中怎样做到“在质与量的密切联系中研究……”怎么只通过研究“数量方面”就能达到揭示数量关系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并阐明所研究对象的客观本质？“决议”和现有许多教材中所体现出来

的，在谈到密切联系质研究数量方面时，除了抽象地谈论马列主义的一般原则和规律外，只在确定指标的含义和运用分组法中才有些具体的阐述，至于如何揭示“根本原因”等，在内容中是根本见不到的，所能见到的不外是一些数量对比、数量因素分析和反映数量特征而已。教材中所出现的这种情况，是其理论本身存在矛盾的结果，一方面只研究数量方面，一方面又要揭示“根本原因”和研究对象的“客观本质”。如果真正是在质与量的密切联系中研究社会现象，而且贯彻始终，那就必然导致否定其“研究数量方面”本身，因为那已是研究整个事物了。至于有的同志提出“统计通过研究数量方面（或从数量入手）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说法，也并摆脱不了这种矛盾状态，因为通过研究数量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性的提法就根本违背辩证法。

第三、“决议”谈到方法论时讲到：“统计学根据它所研究的对象的性质和根本特征，制定专门的研究方式和方法（大量观察法、分组法、综合指标法等等）”，这是把三种方法作为基本方法提出的。由于下面还要具体谈到方法论问题，这里仍仅限于列宁的基本观点的范围内，着重谈谈大量观察法的问题，因为他们谈到这一方法时，总是先引用列宁所说的“在社会现象方面，……要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的话作为依据。然而，我们知道，他们所讲的大量观察法，是以“决议”确定的研究大量社会现象的数量方面为前提的。本来任何科学都是要研究大量现象的，而他们所以要特别强调对“大量”的社会现象要用大量观察法，实际上是以概率论的大数法则为依据的。即：对随机现象，只有通过足够大量的观察，才能呈现出所谓的“统计规律性”。诚然，在社会现象方面，其数量方面也是客观存在的一个方面，研究中也

必然要确定其数量关系，而且在观察社会现象的数量变化时，已被证明为科学的数理统计方法也是必须运用的一种工具。但是，它只限于对变异数值本身的变化规律的观察和研究上，这和“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联系去掌握事实”的思想，是毫无共同点的，“决议”把社会经济的统计研究建立在大数法则基础上是非常错误的。在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和过程的本质和规律性时，列宁所讲的方法应是基本的，数理统计的方法应是辅助的，当然也是必要的。那种把二者等同起来，或用辅助的方法取代基本方法，都是错误的。

由此可见，苏联五四年“决议”的观点和列宁的基本观点，在本质上是毫无共同之处的，他们把统计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数量方面”，加之以大数法则为基础的大量观察法为基本方法，恐怕就是他们背离列宁观点的起点。也是与列宁所批判的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资产阶级统计的理论的接近点。这样，怎么会对社会经济统计作为“社会认识的最有力武器之一”这一根本性质，有共同的认识呢？

至于那种只承认数理统计学是唯一的统计科学的同志，似乎就用不着多说了，因为他们根本否定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存在。不过，应该请这些同志认真地对待一下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基本观点，因为只靠宣布它不存在，是不能把它从历史上一笔抹掉的。

二、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基本方法

社会经济统计学，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其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而且由于它所研究的客观对象是大量社会经济现象的具体情况和过程这一特点，它的研究方法也必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是一切承认其

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人们所一致同意的。然而，由于对这门科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有着不同的观点，因而在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来建立其方法论体系方面，也就存在着十分不同的看法。

关于统计学的方法论问题，在列宁的许多分析研究实际统计资料的著作中，都有充分体现。然而只有《谈谈关于地方自治局统计任务的问题》这篇著作，比较集中地从统计研究的全过程阐述了其研究方法，同时，也阐发了前一节所援引的列宁的基本思想，尽管它是为了具体利用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而写，内容也比较概括，不是统计学方法论的专论，可是它却提供了研究统计学方法论的基本线索。为此，在这一节里，有必要先概述一下其主要内容。

列宁在这篇短文中，首先指出“平兹省地方自治局根据非常全面详细的、会使任何一个研究俄国经济制度的人感到极大的兴趣的计划，进行了统计调查”。在简单介绍其调查内容和方法后又说，如果能按计划完成这总共五类详细程度不等的，但又互相衔接的调查，“收集到的资料是接近理想的”。接着说，“目前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地方自治局详尽地、细心地收集来和核对过的大量出色的统计资料进行必要的整理。应当把这些资料整理得能够从中得到正确、客观和以大量资料为根据的答案，来回答这50多年对俄国经济改革进行的分析工作所提出或发现的一切问题（……）。

“应当把统计资料整理得能够根据这些资料来研究旧的农奴制的、徭役制的、工役制的自然经济的破坏过程，研究这种经济被商业性的资本主义农业所代替的过程。……全部问题在于如何整理这些出色的按户调查资料，使它们不致毫无用处，而且能够依据这些资料来研究这个极为复杂多样的过程的各个

方面。

“要满足这些条件，就应当在整理按户调查资料的时候，尽可能多地、尽可能合理而详细地编制分组和复合表，以便分别研究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出现的或正在出现的（这是同样重要的）一切类别的农户。如果没有全面的、编制得合理的分组和复合表，极丰富的按户调查资料简直毫无用处。这就是现代统计工作的最大危险。……

“合理地编制这些表格的首要条件，是要能够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一切枝节和一切形式都研究到。资料整理工作只有做到能够把最保守的自然经济类型划分出来，把自然经济被商业性的和资本主义的农业所代替的各种程度（商业性农业在不同的地方具有不同的形式，吸引不同的农业部门为市场生产）划分出来，才算是合理的……”^①

这里的部分内容，在许多统计教材中也是经常被引用的，用来论证统计整理和分组法的重要意义，并常常是作为区别于资产阶级统计学的根本点之一而提到应有的理论高度。然而在详细考查中，就会发现他们多是把列宁的完整思想限制在狭隘的统计观点的范围内，把它纳入所谓“统计三阶段论”的归纳汇总阶段，而不是从中探讨列宁关于统计学的整个方法论体系。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体会到，列宁也是把统计调查作为统计研究的第一个阶段而划分出来，因为要了解社会经济的复杂情况，首先要向实际作调查，才能占有充分的全面的材料。然而，他却从来没有把统计整理和统计分析分隔开来，并把它们作为统计研究的先后两个阶段提出来。上面三段引文中，列宁

① 《谈谈关于地方自治局统计任务的问题》，《列宁全集》第20卷69-72页

首先提出整理调查资料的任务（“全部问题在于……”），接着指出“要满足这些条件”就要“合理而详细地编制分组和复合表”，而这又是以“能够把……过程的一切枝节和一切形式都研究到”为其“首要条件”。这说明，在列宁看来，“资料整理工作”的内容，就是对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过程。不能设想没有分析研究的基础，就会对调查材料有科学的整理，经济类型就会划分出来，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形式就会在分组和复合表中得以正确的反映。所以，列宁才严肃地指出，“全部问题仅仅在于整理这些出色的资料，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由此可见，列宁是把一个完整的统计研究过程，明确地区分为调查阶段和以分析研究调查材料为基础的资料整理阶段的。这种划分是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的不同阶段相符合的，无疑是科学的。但是，这种划分也并不是绝对的，因为任何一项统计研究工作都是有以前的认识基础的，而且在每个工作阶段上又常常会是结合着其它工作内容的。

至于列宁在统计研究整个过程中所运用的基本方法，我们可以从这篇著作和《统计学和社会学》等著作的阐述中，从他在《新材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里为我们所做的范例中，学习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矛盾分析、阶级分析的方法为基本指导线索。

列宁在许多著作中都向我们表明，统计研究中运用矛盾分析、阶级分析的方法，实际上是如何真正的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为其理论基础的问题，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问题。它是在一定生产方式下对现实社会经济现象的各个矛盾性